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
平
先
民
博

袁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金華先民傳目錄敘

一卷道學傳 凡七人

二卷名儒傳 凡二十九人

三卷名臣傳 凡三十人

四卷忠義傳 凡二十五人

五卷孝友傳 凡三十二人

六卷政事傳 凡七十五人

七卷文學傳 凡九十人

八卷武功傳 凡二十一人

九卷隱逸傳 凡十七人

十卷雜傳 凡四十一人

敘曰金華爲浙東名郡人物踵生自昔稱小鄒魯而於斯爲盛其傑然者國史固已有傳而卷帙浩繁不便考求其或鄉評可稽史所弗錄者歷世漸遠傳聞日微亦將聲銷迹泯竟與石火電光同歸變滅而已此則尙論者之所憫也吳禮部緣是輯敬鄉錄然僅止宋季且本因文以著其人其諸嘉言善行崇德茂勳無文可託者或未之詳勝國以及創業之初鄭清逸賢達傳彬彬具矣惜乎徧狗目前而往事多漏成化間太守周公所輯郡志大率襲鄭舊耳其於銓量之予奪科條之前後記載之詳略觀者均不能無遺憾焉矧閱今踰七十

年亦未有嗣而輯之者居間論古慨思有述輒本三公遺編參以歷代史傳及諸大家文集併採近世名賢家狀碑誌而附益之於是因人而詳著其事因事而核定其人分爲道學名儒名臣忠義孝友政事文學武功隱逸雜傳十類臚而列焉總之曰先民傳其記載之體一節著稱者雖數語不爲簡羣行兼備者則累牘不爲繁要以一覽悉其人品大小之實至於舊存歷銜而事行無徵及事行僅存而無取於觀法者則皆輟而弗書以從實錄非敢謬司監定人物之權亦聊以攄景行之私焉耳尙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云

嘉靖戊午春二月朔後學永康應廷育仁卿書

是書始自三十二年之夏至三十七年之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所引用古今書籍凡四十餘種

後漢書

吳志

唐書

宋史

元史

十九史詳節

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齊東野語

蘇東坡文集

朱子大全集

龍川文集

眞西山文集

續文章正宗

文獻通考

黃文獻公集

敬鄉錄

吳淵穎集

宋潛溪集

浦陽人物志

王忠文公集

賢達傳

革朝遺忠錄

一統志

皇明文衡

續通鑑綱目

府志

錢山民私志

正學編

金華文統

楓山文集

金華縣志

蘭谿縣志

永康縣志

浦陽縣志略

武義縣志

東陽人物志

義烏人物志

褒忠錄

傳芳錄

文獻錄

江陰縣志

皇明通紀

東莞縣志

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

東嶺入野志

東嶺入野志

東嶺入野志

永銀湖志

永銀湖志

永銀湖志

蔚山文集

蔚山文集

蔚山文集

龜山野林志

龜山野林志

龜山野林志

皇即文齋

皇即文齋

皇即文齋

寶符野

寶符野

寶符野

宋斷符集

宋斷符集

宋斷符集

法文編公集

法文編公集

法文編公集

寶河山文集

寶河山文集

寶河山文集

東嶺文集

東嶺文集

東嶺文集

金華先民傳卷一

續金華叢書

永康應廷育輯

道學傳 凡七人

呂祖謙

徐僑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許謙

章懋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天地設位而道立焉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為三者亦道焉耳矣是故道學也者聖學也孟子所謂由堯舜湯文至于孔子其所聞而知之者此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更兩漢三國六朝唐五季寥寥千數百年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至宋周程張朱者出然後道學之傳復續當時忌者或乃刺取其名用為詆訶排擯之地而不知此適所以為借譽之深也其後元人纂修宋史因遂以道學立傳而表章之是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雖或暫晦於一時而弗能終掩於萬世矣吾婺道學倡自東萊呂先生實與朱子及南軒張子為友若徐毅齋則嘗親及朱子之門而何北山又得朱子再傳

之學於勉齋黃氏授諸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論者咸謂呂朱張爲南宋斯文鼎峙而以何王金許爲朱學之世嫡且號吾郡曰小鄒魯不其諒哉夫四海之廣千歲之遠寥寥絕響者而乃肩駢踵接疊見於一郡百數十年之間可謂盛矣今特考論其世併以我朝楓山章先生續焉述爲道學傳冠于諸傳之首孟子有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吾衰殊以無聞爲懼同志之士其亦有觀感而興者乎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尙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本其郡望東萊學者因稱東萊先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南宋語道學者莫盛於乾淳間惟祖謙與熹栻爲得其宗天下共推仰之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焉除太學博士待次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言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
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此聖學也親賢遠佞
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此聖學也規模審定慮始圖終不躁不競此聖
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
而自信之矣本原旣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
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
廣攬豪傑共立事功臣願精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
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
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除秘省正字嘗讀陸九淵之
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
曉視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
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
成進秩面對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
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侵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

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
省部椽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事誰與指麾
而伸縮之耶如曰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
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
專恣之患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
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
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之所譴而益肆壅蔽外則懼爲公議之所
疾而益肆詆排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是執要以總萬事之機
勿以圖任或悞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
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
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
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驛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
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

元昊之難韓范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
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
護而扶持以末疾請祠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
刊行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祖謙承命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一百五十卷至是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
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
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淳熙五
年七月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
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憤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車道
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參取毛鄭氏之說
而斷以己意其精思獨詣往往超出前人意表而亦未嘗有輕議前
人之心大事記起春秋終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

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二書晦翁嘗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于世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旣沒鄉人卽而祠之理宗朝賜諡成節開封伯從

祀孔子廟庭

參用宋史及正學編修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初受學於東萊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復及朱晦庵之門而卒業焉晦庵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因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熙和戎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滿考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學錄召試管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卽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

言地不報時葛洪喬行簡在從官代爲請祠迄不受祿既遂引年告老紹熙六年彌遠卒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皆辭逾年趣召入覲手疏以正心爲本知人爲急凡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未計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尅羣臣養交而主孤立國勢阡危而上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宦官互相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對及之帝爲之動容太息明日遂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做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由復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周惇頤

程顥張載朱熹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廟
庭事皆施行金使王檝來無國書僑請如晉叔向辭鄭故事館之於
外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
英殿修撰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頌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
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
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
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
故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功奉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
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爲人所難能王禕嘗稱其學行純
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

參用宋史及
王忠文集修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曰北山先生賦性端

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

理之功居多旣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朱子門人黃勉齋幹適爲

其令遂師事而受業焉幹首教以爲學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

隨事誘掖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嘗言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多是做到此耳又言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兢兢業業度得一生做得如此其精詣造約所以上接之統而異乎俗學者觀於此可見矣船山楊興立見而亟稱許之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立志每讀朱子遠游詩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摧險獵其剛便凜凜乎有任重道遠氣象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况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又曰義理儘